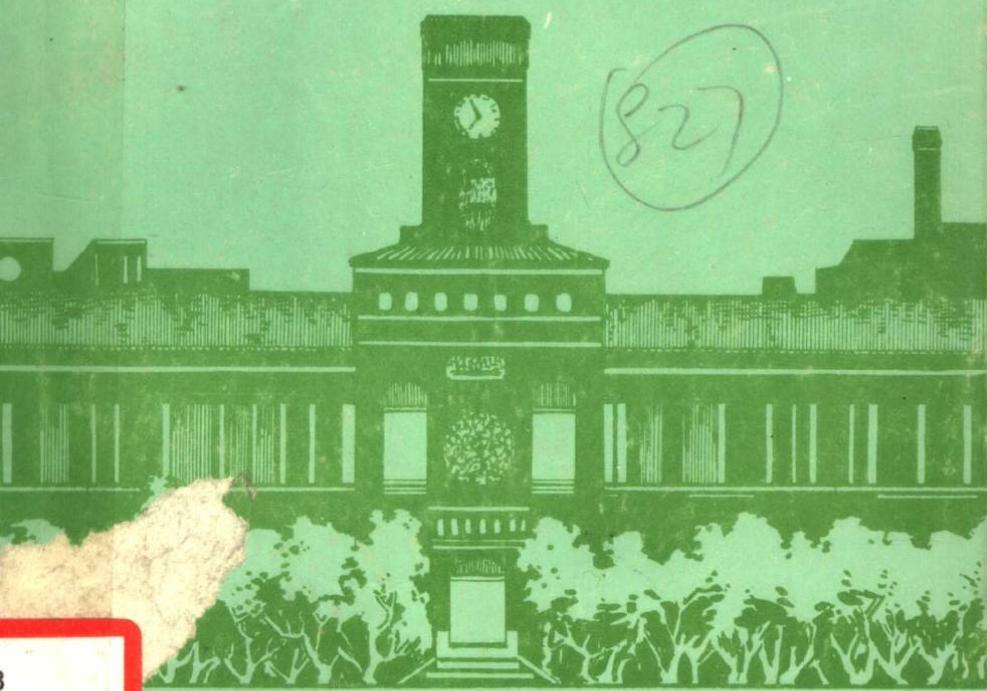


回憶北洋大學

左 森 主編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周安慈
封面题字：王学仲
封面设计：夏 晨



ISBN 7-5618-0119-X

K · 1

定价：

平装2.70元
精装6.70元

G649.28
Z991

回忆北洋大学

左 森 编
胡 如 光

本书顾问

朱 磊
常锡厚
唐 奇

RAY 49/12



天津大学出版社



10062525

内 容 提 要

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，培养了许多学者名流。本书汇集了国内外校友近五十篇关于北洋大学的回忆文章，作者多是科学教育方面的泰斗和社会名宿。文章资料翔实，笔调亲切感人，都是关于北洋大学历史和“实事求是”之校风的真实记载。本书不仅是五万余名校友切盼读到之书，同时也是大中学师生致力教育的参考书，更是近代教育史的宝贵资料。

回忆北洋大学

左森 胡如光 编

※

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大学内)

封面插页：天津人民印刷厂印刷

内文：天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※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5³/₁₆ 插页：16字数180千字

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5618-0119-X

K·1

定价：

平装2.70元

精装6.70元

G649.28
Z991

回忆北洋大学

左 森 编
胡 如 光

本书顾问

朱 磊
常锡厚
唐 奇

RAY 49/12



天津大学出版社



10062525

前 言

北洋大学创办于1895年，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。北洋大学自始即以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蓝本，应群思兴学救国之目的而兴办的，拟培养通晓西语、懂得科技的新式人才。

北洋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，历史悠久，驰名中外，是祖国的光荣，历史的骄傲。北洋大学“实事求是”之校训，严以治学之学风，一直为中外科教界人士所称颂。北洋大学几经沧桑、屡遭磨难之历史，一直为后来人所怀念。北洋大学培养了许多中外知名人士和学者专家，祖国科教工程界的栋梁骨干很多出自北洋大学。

正是出于对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的怀念，为了发扬北洋大学实事求是、严以治学的优良传统，抒发师生、校友对母校的深情，交流校友热爱母校的亲切感情，总结北洋办学的经验，许多校友，诸如茅以升、张含英、潘承孝、孙越崎、谌小岑、张文涛、张务滋等，无论身居内地、海外、港澳或台湾，都挥笔撰写了各自在北洋大学求学、任教的回忆，大如校史，小如记趣，乃至师生治学，人物传记，都写入了他们的回忆文章中。本书摘要汇集了近五十篇回忆北洋大学的文章，这对总结北洋大学的教学经验，发扬北洋大学的好传统，编写校史，无疑是极为珍贵的资料。

本书汇集的回忆文章，作者多是中外知名学者专家。他们都有一颗热爱母校的心。母校把一颗颗赤子之心牵连在一起，汇集在一起。这本书不仅滚烫着作者的赤子之心，也必将联系着北洋及关心着祖国第一所高等学府的千万读者的心。

本书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记录，也是一部珍贵的近代教育历史的资料。

序

史绍熙

北洋大学建于1895年10月2日(清光绪21年阴历8月14日)。时值甲午战后,中国败于日本,朝野激奋,深感兴学救国,刻不容缓。北洋大学就是在这种国情和要求下诞生的。建校迄今已九十三载,是中国最早大学,为我国高等教育史写下了第一个篇章。

北洋大学建立以来,已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。她与祖国共命运,几经沧桑,屡遭苦难,饱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苦,校址曾几度迁移,但由于历届学校领导的坚强毅力,师生同舟共济,冲破种种艰难困苦,这个祖国的第一所大学始终立于不败之地,得以继续发展。新中国成立后,更得到了高速度发展。在北洋大学的基础上,已发展成为具有工科、理科、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性的万人大学,享誉国内外。

北洋大学在建校时,就设置了当时祖国最急需的工科和法科。课程设置均以美国著名大学哈佛、耶鲁等为标准。在教学工作中,始终贯彻严谨治学、实事求是的精神,因此,毕业生从第一届起即可直接进入美国各著名大学的研究生院。所以,北洋大学不仅是中国最早大学,而且自创始时起就跻身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。

抚今忆昔,许多校友仍深刻怀念北洋大学严谨治学、实事求是的校风,并殷切期望这种校风能发扬光大,为祖国的建设和富强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。现将各校友回忆北洋大学的有关文章或题词汇编成册,或可为今日发展教育事业提供借鉴,亦可为海内外校友沟通久别情谊,激发北洋校训精神,为祖国的繁荣,人类的进步,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(1988年)

目 录

前言

序.....	史绍熙
回忆我在北洋大学.....	茅以升 (1)
北洋大学回忆片断.....	张含英 (7)
回忆抗战时期的北洋西北工学院片断.....	潘承孝 (14)
“五四”今犹记 九一故地游.....	孙越崎 (18)
回忆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.....	张 度 (22)
北洋大学的回忆片断.....	魏寿昆 (26)
北洋母校大楼被焚目睹记.....	和春芳 (32)
记北洋大学的学生运动.....	纪 泽 (35)
忆“觉悟”.....	湛小岑 (41)
回忆在北洋大学的读书生活.....	孙越崎 (44)
关于北洋大学历史的两点回忆.....	陈松茂 (49)
忆北洋发扬好传统.....	常锡厚 (52)
回忆我在北洋大学内外.....	阎树楠 (56)
我在北洋.....	邓日谟 (60)
回忆北洋往事.....	孙辅世 (63)
母校北洋六年的大学生活.....	朱玉仓 (67)
泰顺北洋生活片断.....	吴恒安 (76)
北洋西京分院的苦与乐.....	程秉元 (78)
七星灯火.....	李 锋 (80)
想球迷.....	陈光炯 (81)
抗战时期山村见闻.....	赵仪君 (82)
大华食堂余味犹存.....	岷 江 (85)
王子良茶馆记事.....	大 可 (87)

抗日战争初期的北洋工学院

回忆片断·····	马恩春 (89)
北洋大学创始人盛宣怀·····	申 儒 (93)
丁家立博士传略·····	(95)
四位校长轶事·····	熊正必 (97)
马寅初先生·····	马本寅 (101)
张太雷传略 (塑像碑文) ·····	(105)
把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的冯叔捷先生·····	冯燮驷 (107)
吴南如二哥生平·····	吴崇兰 (115)
我的老师李书田先生·····	张 度 (122)
追思泽书师·····	张文涛 (125)
怀念海人不倦的冯叔捷老师·····	张文涛 (128)
北洋忆往·····	魏传基 (129)
忆母校第一次复校·····	刘景山 (133)
国立北洋大学复员经过·····	张务滋 (136)
抗战前期与胜利后之北洋·····	李书田 (139)
北洋今胜昔二十韵·····	茅以升 (141)
附：书如治学诗似人·····	左 森 (143)
——读茅老自书的《北洋今胜昔二十韵》	
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·····	李书田 (146)
北洋大学校史简忆·····	(155)
北洋大学校友会·····	纪 华 (160)
记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的试制·····	邓曰谟 (161)
北洋的连中三元·····	叶秀峰 (162)
北洋大学历任督办、监督、校长、院长 ·····	熊正必 常锡厚 杨玉珍 (163)
北洋大学同学统计表·····	(165)
后记·····	左 森 (175)

回忆我在北洋大学

茅以升

北洋大学在全国大学中，是建校最早的，因而素有“老北洋”之称。当然，所谓老，不一定是美誉，老干部、老科学家是尊称；老官僚、老学究就是贬词了。但北洋属于前者，历史虽老，教学不旧，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，绝大部分能顺应潮流，时有建树。特别在政治上，学生运动也是勇往无前的。北洋校内的几次罢课学潮是可歌可泣的；全国性的学生运动，北洋学生也素不后人。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后，校友中的地下党员及先进分子回校探望时，人数之多，说明北洋对中国革命的贡献。

这里，谈谈我与北洋大学的历史渊源。

一九二六年夏，我在北京，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来访，约我去授课，因为结构学教授美国人阿罗克（O' Rouke）合同期满回国，经李书田先生推荐，要我去接他的手。我于一九二〇年自美回国后，曾在唐山交大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，后在南京东

茅以升：

字唐臣，江苏镇江人。唐山交通大学毕业，早年留学美国，获美国加利基大学博士学位。二十年代即领导建设钱塘江大桥，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曾任北洋大学校长、教授，铁道部科学研究所所长等多职。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科协名誉主席。北洋大学——天津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。茅老德高望重，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、教育家、政治活动家。

南大学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，对于教书向来有兴趣，刘校长来约，正中下怀。但那时我在北京有任务，一时走不开，就商定先去兼课，渡过缺人难关，每星期去天津一次，到了一九二七年夏，才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职。那年去天津时，就住在老友罗英先生家。一九一六年，他和我以及郑华先生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桥梁系研究生，那时该系除了我们三个中国人以外，并无美国研究生。我每星期去津时，与罗先生晤谈，颇得教益，后来我就约他往钱塘江桥共事。

我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，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，每星期授课二十几小时。我将每星期课程，安排在四天内，每天上午授课，腾出三天时间（包括星期日）搞科学研究，这就给了我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教法。在这以前，我在唐山及东大授课时，曾创立了几种教授法，其目的在启发学生思考，引导学生深入钻研，如学生提一问题而我不能答复，就给学生满分。这个方法获得成功。我带到北洋，同样受到欢迎，因而听我课的，除了本届学生，还有些上届学生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。

一九二八年夏，天津陷入战区，北洋大学停课，我回到南京老家。十月间有北洋学生专程来南京访问，劝我回北洋大学任校长，我婉却之。十二月初，北平大学区成立，将北洋改称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，校长李石曾来电，约我为院长，学生亦来电表示拥护，我不得已北上。到北平后，学生代表一再敦劝，云我不去则复课无期。天津北洋校友会张务滋、徐绍裕先生等专程来京恳劝，备言学校停课已久，极盼我去收拾局面。我辞不获已，向李石曾声明，前往暂就，仍请另觅继任。于是我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天津就北洋院长职。除聘谭真先生为秘书外，其余教职员，除辞职者一概未动。

我何以不愿当院长呢？因为在北洋军阀专政时期，全国混乱，即学校亦动荡不安。我在唐山及东大，饱受派系倾轧之苦，视行政职务为畏途，故就北洋院长职时，即存“五日京兆”之心。

我就职后，目击院内停课多时，百废待举，即动员各方力量，逐步恢复旧观。北洋不但历史久，而且教育新，所聘的教授皆国内外知名之士。历年来教诲不倦，辛勤培植，故功课严格，力争上游，在国内与唐山交大、上海交大齐名。教授中不论本国人或美国人，教务均甚繁重，每星期授课二十小时以上，故人数较少。教本采用英文原版，内容完备而有系统，同时亦给学生外语训练。校风淳正，学生大部分都能刻苦勤学，但亦不忘政治。我通过考察，竭力维持各种优良传统，并欢迎学生提意见，能办者即办。天津北洋校友会，关心院务，常有校友来院访问，特别是张务滋、徐绍裕、齐璧亭先生等指教尤多，深得其惠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晚，院内一座主要建筑教学大楼，突然起火，因距市区甚远，施救不及，竟致全部被毁。北平大学校部派谢树英先生来院协同调查起火原因，终未查明。

各地北洋校友会，闻火灾消息，莫不震动，纷纷来信慰问，并表示愿为恢复大楼尽力。

我当即收起辞职之念，决心尽我全力，筹募工款，以恢复校舍、重建一更好大楼为已任。不久，南京大学院取消，恢复教育部，本校亦改称“北洋工学院”。这年夏，我往南京教育部接洽筹款，时部长为蒋梦麟，对北洋颇表好感，因校友王宠惠、王正廷等均其旧交，因授意此项恢复经费，可在“中比庚款”（比利时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）中设法解决，因此项“庚款”尚不为多数人所注意。这时黎照寰先生为铁道部次长兼上海交大校长，曾一再向我表示，希望我去交大，任土木工程院院长，适巧他是“中比庚款”董事会的董事，我因往沪求教，他一口应承，表示负责办到，并笑说：“我给你十万元，你给我一个院长！”于是我向“中比庚款”董事会正式提出，请拨十万元，恢复校舍。其时该会负责人为褚民谊（后来当了汉奸），我找他多次，他都表示冷淡，但我盯着他不放，并同董事会其他董事分头接洽，他们散居南京、上海两地，我分头往访，沪宁奔驰，有一段时期每晚都

在沪宁火车的卧铺上过夜。最后，果然该董事会通过，补助北洋十万元，恢复校舍。其时又有天津电车公司（比国投资）捐款一万元，估计恢复原来大楼而有余。于是一面交比国一建筑设计（此系“中比庚款”董事会中比国人的要求），一面请几位北洋校友组成保管委员会保管此项建筑专款，免被挪用。保管委员会主任为赵天麟先生。

由于请款成功，校内对我信任益坚，我辞职的话提不出来了，于是安心整顿校务。北洋为国内最老的新式学校，因而也有一些旧的传统习惯需要打破。最妨碍教育进步的为“贷书制”，即将教科书借给学生，于毕业时交还。其时由于学校经费日紧，无力每年购换新书，教本日益陈旧。我在南京时，遇到一位方鸣皋先生，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，成本甚低，我就请他来北洋，主持翻印教科书事，印出的当作讲义，无偿发给学生。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，每年可以全部更新，师生都很满意。

我在沪宁接洽“中比庚款”时，趁便延揽新教授，果然请得科学界老前辈胡敦复先生主讲物理学，卢恩绪先生担任土木工程学。胡先生是清华学校（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）创办人之一，在我国科学界负有重望。卢先生是辞谢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职不就而来北洋的（后来仍去清华任院长）。得到两位名师，院内师生兴高采烈。

在南方时，杭州北洋校友约我去报告院务，他们本来准备发起募款运动，为母校造大楼，因知“中比庚款”成功而作罢。

一九三〇年春，院内忽起风波。多年来，院内教授常有每星期往北京各大学兼课的，愈演愈烈，以至有的教授需在星期日上课，招致学生不满。于是我和这几位教授进行谈判，请他们或在北洋或往北京，不能兼任。他们就一面辞职，一面鼓动学生，说我排斥好教授。受鼓动的学生中有几位认为我当院长是由于他们的“拥戴”，而我一年来并不大听他们的话，他们就想“换马”，于是鼓动风潮，使我难堪。我本来无意于行政工作，于是一再向

教育部辞职，并去南京面陈内情，终于得到同意，另派蔡远泽先生继任。

一九三二年。李书田先生继蔡先生为院长，约我回北洋任教授，先是兼职，后为专职。我仍担任结构工程课，对教授法又有所改进。

一九三三年三月间，我接杭州友人来信，约往杭州谈钱塘江桥事，八月间辞北洋教职，在杭州就任桥工处长职。

一九四一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开年会，举行三十周年纪念会，北洋校友到会的很多，开过一次全天的会，商议复校问题。因北洋在日寇侵入天津以前，迁往西北，并入了西北工学院。李书田先生和我商量，在贵州复校，我那时在贵州平越县（今福泉县）任交大唐院院长，曾和李去附近的一块地方看校址，可惜未有结果。

一九四六年初，因抗日战争胜利，迁往内地的各大学均迁回原址，北洋大学亦迁回天津复校。经过北洋校友的努力，教育部于这年六月发表“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”委员名单，约我为委员兼秘书，不久即由委员会推荐，由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，但我因钱塘江桥在抗战伊始为我方自动炸断，这时我正在杭州负责修复，一时不能到职，由教育部发表教务长金问洙先生为代理校长。

一九四七年九月，我从南京飞到北平转天津，往北洋探望诸旧友，对他们在抗战中转徙流离之苦，表示慰劳。同时，为了安定校内情绪，想在了解校内情况后，向教育部建议善后办法。我向校内各负责同仁，特别是金问洙、李书田、陈苴民诸位先生，陈述我不能就任校长的原因，得到他们的谅解；同时拜访天津校友会各位，答复他们一年来屡次劝我就职的盛意。我回南京后，即向教育部报告此行经过，再次陈请辞校长职，最后得部同意，改派张含英先生继任北洋大学校长。

在回忆当年我和北洋大学的历次关系后，感到非常愧对学

校，虽承校内师生对我如此信任，而我为外务所牵，总未能始终其事。假如我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专心一致，担任校事，锲而不舍，劳怨不辞，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，学校总可减少些动荡，不无裨益。所堪庆幸的是，在这些年内，全校师生团结一致，奋发图强，维持了老北洋的声誉于不坠。在每每祝贺北洋大学的校庆时，人人可以自慰：“我们始终贯彻执行了‘实事求是’的校训！”

附带谈一件事：在一九三〇年左右，北洋教授美国人爱利斯（Ehlers）先生发起组织“斐铎斐”荣誉兄弟会（Eraternity），凡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名列前三名至五名的，得申请为会员。经该会驻在北洋的理事会批准为会员的，可以佩戴金质会章，上镌 $\Phi T \Phi$ 三个希腊字母，作为荣誉的表示，在抗日战争前，每年都有各著名大学的新会员。自北洋在抗战中西迁后，此兄弟会理事会即无形消失，我自己也把它忘记了。不意一九七九年我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美国作友好访问时，方才知这个斐铎斐兄弟会的会员，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，每年改选会长，当选者以为荣，印在名片上。他们得悉北洋并入了天津大学，斐铎斐兄弟会理事会亦不存在，都为之叹惜不已。

（1980年）



北洋大学回忆片断

张含英

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，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回忆六十年前的往事，恍如昨日。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，天津市民习惯叫它“西沽大学堂”。西沽桃花堤，风景宜人，是天津八景之一。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，春日的桃红柳绿，吸引了多少游人。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，每次看到都使我驻足注目不已。

走进校门，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，哗哗作响，使人心情愉悦；悠扬的钟声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。这种优美、恬静的学习环境，我在国外也很少见过。在这里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。

张含英

1900年生，山东菏泽人。现任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、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、水利编辑委员会主任。

1918年考入北洋大学，早年留学美国，获伊利诺大学土木工程学士、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。曾任北洋大学教授、校长，全国人大第一、二、三届代表，全国政协第五、六届常务委员，中国水利学会第一、二届理事长。

一个志愿考进北洋

我是山东菏泽人。菏泽是曹州府首县，位于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。菏泽城外有护城堤，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。老人们说，曹州是历来黄河经常泛流的地区，近年不还时常听到黄水涨发的警报吗？清朝咸丰年间改道的大灾难，是他们亲身经历的。我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瞭望，默想着，思考着，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，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？能不能治理呢？这种原始的、模糊的念头不断在头脑中酝酿着。中学快毕业了，学什么呢？我决定走建设祖国，改造自然的道路。

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，我向他们述说了我的想法，并问他应该考哪个系？他说：“土木。”我又问：“在全国大学中，哪个大学最好？”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：“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！”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人，大家竟一致推荐去北洋。我暗暗下了决心，好！我一定考北洋。就这样，在我中学毕业后，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，根本没有第二志愿。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，同时也在北京招生，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，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，也在天津报了名。结果我幸运的考上了！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。

虽然我在中学时学过三、四年英文，成绩不错，但进入北洋后，仍然感到困难。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，教员很多是外国人，英文、德文、物理、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，听起课来很吃力。两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，制度掌握的非常严格，毫不通融。所以同学的脑子中，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。可以说，“严格”是北洋的一个特点。

教师中有些“有名气”的人兼课。一般说，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，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点真才实学。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。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，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，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路旁的桃花堤